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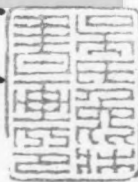


禹園悼往錄



禹園悼往錄者何為陳伯子而作也伯子名祖皋字元常

蓋



太常隅陽之長子少好學嫻于筆札以廩膳生北遊太學

及弟季常竝有穀于時太常在朝與時貴多相齟齬迨歸

林下為衆怨所指而伯子遂當其厄初指揮之死也雖須

于鹽僧手人謂伯子與爭道實陰嗾之既指揮有女頗負

幹略誓復讎間道走京師將叩關鳴冤宿逆旅暴卒或

云陳氏賄徒者毒殺之以故獄連年不解爰書既定伯子

婦錢氏憤恚發狂投繯而死少子之翰亦死太常夫婦泣

感疾相繼死一門之內青燈總變凄然可涕而家之殘

固無論矣又數年獄漸緩以赦得釋終于家嗚呼語有之

粟口鑠金積毀銷骨不信然式嘗送洛溪許氏見伯子在
被難時與季常手札若干通情詞懇歎想見當日欲求一
生路之艱至思假少君之術以一見止人又何其言之悲
也苟非友于急難則其為恠哉也久矣昔東坡在詔獄寄
子由有願世世為兄弟之語蓋人處羅網中其篤念同氣
固如此厥後伯子兄弟同北一旦宰木有連理之祥豈非
其精誠之所致與予有感于當日之事爰取其書錄為一
編并附諸家志載于後曰禹園悼往錄藏諸篋衍以垂後
鑒若謂二百餘年之是非曲直得此而論定則予豈敢庚
戌孟冬下浣吳憲志

傳

明故贈刑曹區吳增城二公合傳

陳元龍

區吳公諱鑿原名祖皋字元常增城公諱璫原名祖夔字
季常區吳以廩生入太學增城公亦由博士弟子從兄遊
靡萬厯辛卯同為主司遴拔將署榜為監試所抑區吳公
遂棄舉子業以古學自泮增城公則詩酒自娛情亦狂亦
狷授以光祿丞不以卑官為不屑就也乙巳區吳公遭硤
石市阻之禍事具太常公傳未幾遭太常之喪區吳公正
在犴狴問事久獄解絕意進取杜門教子年五十七而卒
增城公痛况遭奇阨傾家救之先之出獄眷令之力居多

年六十二而卒大叅魯直公為之後即厓吳公次子也於
乎兩公紹隅陽公業英、誰起而同尼于卒邛且兄中奇
寃弟艱嗣息天道幾不可聞知自魯直公臺省騰華克繩
祖武贈兩公皆司寇郎兩公乃可無憾鬱、佳城兄弟同
地而葬百年後墓道雙松交枝連理邦人以為友于之瑞
應云

小
愚園悼往錄

獄中與弟書

凡一十八道
附一通

買茶已回矣茶復一新而人仍如故奈何奈何其所買雖
少而特附一人其往來船費甚損吾弟感謝感謝且勞十
老費心又何以酬之也三叔案陽次弟與侯
字均堃禮部儒士在此趾進
來一見即出乏人不能時時供具問候奈何奈何 嚴三
老官亦在金家

弟年來為其所累費用浩繁極矣必以花園基田

案卷園
基在鳳

現之南相傳毛尚書
故址尚書未詳何人歸之于弟陸續領值以塞眾望若得
俞允方敢啟齒否則毫不敢相聞以滋重累也蒙命感謝

感謝明午拱候弟駕不盡不盡

事同一體而各樣使費俱弟獨任雖弟固諒我貧然此衷

愧歎特甚尔今早候四叔案隅陽季弟與伯字長堃面請其說四封云

恐還當遲二封案陽隅弟與相字卜堃萬曆丁丑進士貴州左叅政回來方舉西二

伯在座亦云今只以月內為期等待一到即令阿三報知

走請二封同上墳也張雲山尚未來二即要渠細擇吉日

送上

昨早令報祥往送禮萬貞受杯與書茲以回字走覆吾弟

併聞三孫女痘勢如何可保全否某于營葺墳屋未及用

十之二三而弟又擲多銀固曰若欲自致然令某無所措

身家反覆思惟必以田售弟而後用可等盡心可少安也

謹此附懇帖繳上 昨二封令西二伯李和字率小龍子

歸還某即勞仍送返只求領身銀尔

所諭見司尊用書不用書甚確今聞其江右之命已下自

在京口見漕院矣尚未知起身日期也書稿抄上乞弟便

中送到二封處某不敢差人送也痘起候灌漿之足可稱

十分之喜欣躍 海寧安知不即補郭公來也 由稿也

明確但太尊夫人卒于石門有祭日不理事耳

昨恐米不銀能湊手故厚頰以求弟不意米銀已到而弟

銀又臨且不畱各件用之終不安故附繳豈如弟所云不

快也者蓋向蒙弟固云以千而某亦一向立念謂必待某
自產竭盡無遺然後敢以累弟不則留已用弟何以為心
今迺云不敢往返以煩弟謹叩領附謝

所以欲致東董公者恐此時離臺已在松江待董協力以
求而又不點明張有書則離臺正好做人情在董畫上耳
幸第一商之萬因長至必元等俱隨張人往襟處無人
故也若商之不必致書則族弟上表面議然後求董以
終前說也

昨楊院所說在文到之前但未知文到以後何如也又楊
院被盜失去玩器甚貴心甚不樂大抵題有八九分不成

矣今只望批保發來或不致虛度也報祥有承差于十三
午間吳江過之則去又不速只十六早可投柰何奈何計

二十必有信乞弟子廿一早到商之未卜圖得保候否也

三孀母

案與侯娶于馬渡
娶沈此蓋沈氏也

在湖上昨具饋果令人往送固

不受併閒

案兩浙鹽法志楊鶴字脩齡湖廣武陵人萬曆
甲辰進士萬曆四十一年任兩浙巡鹽御史此

云楊院當
即其人

弟酌定而致懇焉若往求則必勞周十老一行方能面訂
事宜也若送禮則已尋得百福壽杯一對花絲綉一對雖
弟出名送壽禮而為此事而行千萬容某辦此以送彼弟
切勿付價也又壽禮必須畫燭今以旗燭十斤止畫廿枝

耳其餘或弟再奏幾件何如何如

昨方聞許堦案許名鳴歧仁走謁弟而還弟他出必不慢

彼也乃厚辱憐之耶張書不允併熊公不汲之意已于

昨上恩回時奉聞于弟矣奈十老之空行何也逢節序必

惠疑慧

蒙惠存受之無已從增媿報感謝感謝不盡不盡

失獄一事熊臺提司獄官吏今官吏在此托蔣才欲求二

叔父一書懇免責治某與蔣才不能推諱乞弟轉懇二种

致熊臺免責此亦為某拖仁非說他事比也叔父必慨

然萬懇萬懇倘叔父已為崑山之行案卜野子祖名威只得

勞弟入省躬叩熊臺也 昨新搃捕下監叫某點如此激

括奈何書望十七日到

昨鹽院緊催到司、六縣催到府但王公見牌行府簽押

之時不着阻撓一語想六是前果說及耳若問消出不惟

官府絕無此意即自家亦不想矣張二清處應梅往接云

再過兩日後又云你去問某蓋昨二清云因何給諫在此

欲盤桓幾日送其啟行方得至館故也謹附聞 昨湖上人

來云新買地上原主要採葉併聞

劉君似亦可托但平涵他案平涵疑是烏不作撫公平涵亦無甚契厚

不能獨道也斗溟尚在程朱相國三頓台州原說到江右方可達今或于

其起程時邀渠便道過省耳陳江按不過口應承耳亦未

小注作兩行

足據也按院人情世有自邂逅即與啓齒者乎報上有濕毒流注不能行動他無說也張二兄若來當即致意遺

詔所赦說只在出月到賈詔是科裡案明史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二月慈聖皇

太后崩四月以太后遺命故天下此書蓋作于甲辰春與

不知弟之指生瘡未遑遣候歟茲想平渡如舊矣所論

湖地原係張宛老即致懇之水懷俟得當有以渡故未有

到期按臺十三衢起馬上省三叔為大弟案均野子祖彭字信父武英殿

中書事躬臨甚出無奈乃以多銀見賜使其仰承實為顏厚

乞弟代為辭謝感勝于受也萬

今日得題至此者皆弟之賜也敢渡動勞乎但尾云心將

泉等再加詳擬而無陳某發落之句恐部文至時三院書

房中又粘枝帶葉則亦未可即喜也丁家往探是果埃西

二兄促之看渠若何轉懇耳令威屋價政以杳然為疑因

昨弟有砌牆然後可以交割云故尔且未叩其說况牆

又未能即砌耳今當托二兄探之以復昨有報方公子進

學者來云王提司公子公塔俱進學矣併聞以相見不

遠特蒙端念附此佈謝不盡

蒙賜大計報搖中不能一閱謹附返容杭寓再借閱也

但不知拾遺中有楊太尊否案浙江通志楊聯芳南恐有

事件耳弟今晚先行一左右二諸大夫想不可不留心也

昨日叫小拔船壩上不渡為人奉聞矣

昨叨厚擾又承弟周棧比我應銀之事感謝感謝沈三勇

南都之行恐反費不具鼓盪相恩幸弟致聲信男案之信

元常長子西城有數字相托併乞三弟勇留神倘事有未

妥更望幹棧屋審詞始末檢上又漢宮春曉圖附奉幸弟

收存萬幸查漢老佳篇畢竟不見許君儀云昨見二官

仍夾在經程墨本中也

昆吾散館之賀想當花幣不知可折錢否同弟廿三四舉

行何如拆屋事已將竣向已定享堂廿四日豎皆委于管

拆四人吾輩亦可不躬詣尔朱君求來云董處薦一人

到善于閔仙又可台致先人見其顏貌果尔即不惜多費

必欲一親見之范北之十七晚到了魁付二件附上併

附繳項所寄六件十六著夏蓮往接杭州妹頗發一

二語未知未否併聞案以上三書似作在

附隅陽家書一通出徽以淑姑次于此

龍門伍胥傳殘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吾於隅陽書云蓋今到府門要報知此說恐未的阻之回院而一福

其生平局量已可見矣人同安銀匠新到店中說十四日溫長行十七日

忽生一血疔抓破血流不止至十八日死今新造大廳

俱被人拆去所占局地而吐還官有戴進士家與他家

昨日叫小拔船壩上不渡為人奉聞矣

昨叨厚擾又承弟周棧比我應銀之事感謝感謝沈三弟

南都之行恐反費不具鼓贖相恩幸弟致聲信男案之信

元帶長子西城有數字相托併乞三弟勇留神倘事有未

妥更望幹棧屋審詞始末檢上又漢宮春曉圖附奉幸弟

收存萬幸查漢老佳篇畢竟不見許君儀云昨見二官

仍夾在經程墨本中

案與相子元暉寓無癸丑進士

昆吾散館之賀想當花幣一不知可折錢否同弟廿三四舉

行何如拆屋事已將竣向已定享堂廿四日豎皆委于管

拆四人吾輩亦可不躬詣尔朱君求來云董憲薦一人

到善于閔仙又可台致先人見其顏貌果尔即不惜多費

必欲一親見之范北之十七晚到了魁付二件附上併

附繳項所寄六件十六着夏蓮往接杭州妹、頗發一

二語未知未否併聞案以上三書似作在出獄以後姑次于此

附 隅陽家書一通

今早一士夫來說溫如璋已死尚未信既而朱雀亭見

楊華峰到府門要報知此說恐未的阻之回院而一福

建及同安銀匠新到店中說十四日溫長行十七日

忽生一血疔搥破血流不止至十八日死今新造大廳

俱被人拆去所占局地亦吐還官有戴進士家與他家

此白紙每
六張
每張
六張
每張
六張

作對故耳其信已的特附知之想此後人無復顧忌矣馳
報得此信至反驚喜交集今午不飯也十四日字此偶陽
書向歲陳氏今在仁和丁敬身家子丙午秋在杭見之案
溫如璋字乎德海澄人萬歷己丑進士三十三年任兩浙
巡鹽御史蓋與陳氏為難之人然溫雖死而伯子之獄又
越數年始解昔人云畫地為牢誓不可入殆此之謂矣

祭滿將軍文

嗚呼公勇冠千人而精騎射海上驍將軍也歲時過不
佞與不佞二兒遊酒酣挾弓矢走馬為樂蓋觀者如墻
而斷也何武追捕二三盜徒逆而鬥者么麼尔而竟
以一石隨身豈其時執局于舟礮飛乎躄烏獲無所避
其礮也抑公始封之祖英廟賜名易矢曰矢時有容詆

識故三世戰歿稱止臣也其生也雄其歿也神決不泯
浪于硤山硤水之濱而已也仰號公霧俯聽予云臘六
日鬼尖婦家九日公弔姻室其相去幾里相先後幾日
則公之所知而信也比墜命之年兒梟有無在硤曾否
登市人之樓與聞止命者格閉之故公身際日擊魂昭
昭焉敢絲髮矯誣以自文也有如兒在硤兒登市樓兒
與聞止命者格閉之故而僕矯誣自又夫婦子孫尚餘
九命請一日而震死大雷大電霆立為罔措者齋也
且梟木訥公知之梟見一人疾言遽色輒無穴可避公
知之梟耻入所飲非類如恥面黥然公亦知之所謂飯

于馭僧家此又情事之不堪者也乃搗大獄狎陷兒上
刑僕自裂裳裹創手法藥男女笑于路又衙兵扶止賴
子毀垣壞屋掃其家即釜萬壘若無一留廝養老止賣
田土無主室如冷廟公聞之暉之亦必傷恨而重憐也
孰抗將軍孰授石將軍孰鼓噪而助教將軍將軍必識
其人無宥孰乘將軍之即世而齟齬之其憾人以誑將
軍家將軍必識其人無宥庶威靈赫與古義烈齊
魂也將軍殺身以為國而又不妄殺人以快怨家會見
將軍之子之孫世秉節鉞為公侯元勳也不然恐天帝
亦或興犴也傳公英爽震驚一市人巫家卜師請祭魚

并與其心、現、受匹夫燎楮之獻孰若戮大慙雪大
慘開明大獄而姐豆于千古英雄間享明禋也人詫公
靈吾正幸公之靈人訟見冤吾未毒兒之冤謂靈果靈
則冤不果冤其肯舍石下之盜魁而枉舌端之儒命任
訟者證者之紛、也至如火禡燔者幾八十家或曰遺
燼致之或曰盜將劫質庫蓋先火而後劫者是皆不可
知將軍必知果火自皋奴放後皋使將即佐祝融氏旦
夕發皋之家焚老炭雜無留存也若婿癡煽謀錢駭扶
賞時貴弟不在杭乎貴夫人不在室乎城隍廟和者為
誰而舍下曾有一僕賤父子曾一與聞乎故將軍即撲

而殺其人也郊自二月至今每五日一泣愬城隍城隍
必愬之將軍將軍其來與城隍面白誰然誰不然也神
之盪也僕之諄也尚鑒而饗之

上武安王書

與郊言某平生所嚴事者惟大王所抱叩而鼓應者三
惟大王今坐水火互逼中魂魄游飛肌髓日削燥非大
王之控而誰控也郊自罷歸海曲率子領僕躬課農圃
謂古人杜墻埽軌真可師法不復知豪右宜結鄉士大
夫宜交遊其積咎有由已一旦販盜者格聞而後捕盜
官于市河當是時會逢其闌二三市祭之僕先三日送

擊其下疑其脫字

殮其妻之母者離鎮五十里之男祖舉乃曰盜船及祭
船因在市之僕尋不在市之主竟中閭右舌端鑿弁筆
端陷男為盜徒拒捕坐斬天乎冤哉毒痛死世即有身
在閨場者若非儻其人非手擊其非與其人覲面之法
不合死況男原不在閨場欲殺之耶世亦有緣僕累主
者然須僕販盜可累并僕在盜船可累今奴僕何在自
己之僕何船而巡官之斃于石為何事乃尋五十里外
市祭之主而殺之邪世亦有素多不法天借一事見法
者若男言不出口是無故不出戶外身不遊市井駟儉
家無論本日本時即本月中曾在硤石平生曾識沈相

曾一到其家樓天神察之僂之迺坐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忽欲殺一守法秀才也冤極矣聞殺之日巡軍不呈名是巡軍未嘗滅天理也屍親告狀不告在鎮唱僕是屍親亦未嘗滅天理也自鼓唇舌者唇舌舞刀筆者刀筆甚且誦邪于各路曰此歸德相公怨家其能免于噫謀至是而天理滅絕盡矣竟不知邪誣挾垣題請潞駁下之國之疏中止曰所司不以請之國無時未嘗攻歸德半語有無嫌隙歸德自知重拾二十年誤傳者之唾借惑逃聽者之耳其殺邪父子甚巧且甚毒大王鑒邪飾說邪非飾說邪邪從三月論半以至于今日窮楚極

痛心骨沸熱幾欲斷髮申愬立刎頸白冤恐負明察之司執忍死待讞俟萬不得已然後銜疏而觸死登聞鼓下大王其許邪乎否也或者病邪曰激嗟田農育子無不自離提抱憂患疾疾幸而至童蒙日疾如紙犢如燕引雛輒立望其長養及長矣而八舉不第四十無成已不堪其苦乃一旦無故而彼之一百楚貫之三亦至欲斷其頭于市曹為之父者其何以為心夫人孰無子乎而病與邪激邪且與邪二十而舉于鄉三十而第四十而陪貳九列未五十而褫組身不犯毫法子影響不涉盜捕中而今日欲斬頭明日欲斬頭雖尚在覆讞間

郊一聽其罪名一讀其招摧心折骨若受鋒刃士大夫
之孰無子乎人之痛子誰不如郊而可病郊曰激也且
從前與郊所誦泣而訴所天者有一字欺所天刊刻而
稟人者有一字欺鬼當父子墜命不敢望大王憐恤救
命于水火中矣安敢復危言以激大王大王寬獄不幸
人不知則歎。求知幸而人知之則歎。求解雪是獄
也問之臺寺昏後昏後曰寬問之道路道曰寬問之訟
且證者訟且證者曰寬問之往來冠蓋往來冠蓋曰寬
問之兩都之郵傳里語者郵傳里語者曰寬是以在事
者與後來在事者不曰人固知其寬則曰今人之寬之

者八九夫寬不寬惟在。鎮不在鎮間不容髮業已廉
其不在鎮矣而難于解雪如解膠犒然非大王孰陰佑
而立白之哉白與不白只爭一死計郊之命不過更數
寒暑死郊男之命不過一二十寒暑死。獄死牖下
等耳而數。哀祈大王非惜命蓋惜名非痛其身蓋痛
其心大王洞鑒之又有病郊曰瀆者怒郊曰由皋陶而
來衷之甘苦屈伸係焉聽之詳略顯晦係焉平之蚤暮
幸不幸係焉而胡數。大神不瀆歎。幸不幸天尸
之屈伸顯晦人尸之而大王寬輔相于天與人之交安
得不窮阨而呼隱痛而號而覩覩其必顯必伸必不至

不幸也何避瀆也如必以為瀆不敢則吞舌而聽之人
且聽之天不可知而人則不惟其情事之覈而惟士
人之子之嫌今而後產盜之鄉其士人必盡寄其子姓
于異域而後可販盜出沒之境其人必盡斬絕而充嗣
而後可捕盜負役所經由其士人必盡徙宅而後可若
此人不幸為士人又敢不幸為士人之子矣安得不瀆
大王求大王為士人之子之無告者一伸顯哉況大王
之威靈豫章張孝廉寃其不當死十許日而卒起之
槁骨蒲城王健兒寃其征戍萬里乃一呼附驥借晷
刻而還之于其家寧獨男之寃難白難濟也且與郊求

濟于大王者三一折之一以從子險難一以孫而三立
應焉寧今日精誠之耗衰而神不格歟故敢澹肝胆陳
之今年春郊指舍圃為王廟舍身為王廟祝大王視一
物無故而遭必死之困必顯靈振拯之矧旦夕在廟左
右也惟求早白見其寃狀母令以說舌死以士人子死
死不瞑目

上縣城隍書

與郊在患八越月家業掃地盡矣再讞而男皋蔽罪如
初皋之婦聞之大慟遂縊死母子畢命慘毒非人世所
堪自反生年詎應罹此乃稽顙縣城隍而投之詞曰於

戲城隍寔陰隲我一縣民：負重寃其臨民曲聽民言
去冬硃石販鹽者格殺捕鹽官此浙大變讐者舍千百
人共見市河之販而嫁其禍于不在市而在外家之書
書生此浙大寃方逮者未逮折獄者未折夫：者欲族
殺其子先齧其父騰謗曰陳某無論在鄉即在省城一
日殺若干命一命何有擱然而當路倡言以熒惑之激
怒之此浙大陰險比再謝而聞者及見門者及訟且聞
者舉曰當是時實無祖皋而猶坐祖皋此浙大柱皋之
婦錢聞之曰往不幸寃不上知故坐今幸寃上知猶坐
無復見天日矣痛尖立縊死母死子死：接踵焉此浙

大恠大哀不知郊積何不善至是乎仗念王考寃于鄉

考崇祀于鄉賢

按隅陽祖經字

贈吏科給事中

父中

無他則家殃

必自與郊美與郊罷官十七年自信無毫釐罪過惟六
年司理九年典三省版奏或有見不審而書契令聞不
確而輕入皂囊前日曾枉人故今日受此惡報然尊由
身作報止及身胡緣而欲殺無罪男又殺孝婦又殺夙
患孫一門幾絕滅耶且造訛與訛獄子縻父毀棄冠冕
行注路隔與針徒無異辱極矣而更殺男婦子孫者何
也此天下大不堪禍敗惟尊檢校與郊之善不善磨勘
與郊祖皋妻子之屈否并揭者謗者之寃對善則釋之

不善則誅之屈則立伸之否則聽之揭是讎非讐謗者
有影無影一賜之朗照而生死禍福焉邪不勝邪
一字敢欺豈獨殘生天臺有齋粉之地獄在

附錄

董其昌太常寺少卿陳公神道碑一則

公守正持理不喜陰陽方術家言太孺人之荃也子姓疑
未得吉日公即以剋擇家所偏忌者披襟當之葬治歲而
長子遘奇禍久之事竟白二年而公方送友輿中病作
卒於武林旅舍庚戌十二月也元配朱孺人後公一歲卒
子男二人長祖皋次璫皆讀書自好世其家穀皋有婦痛
夫繫請室自經死以鳴其冤具余烈婦傳中

許令典陳太常集序一則

吾里陳廣野先生少著夙慧授蔭齋文韞蘭也甫上公車

而以牙角溷公庭幾蝕風雨矣已而簪筆承明開弧射隼
屈軼也而以林魚招謗篋早投叩齧矣卜築城隅閉門却
掃涉三途弄柔翰以自適其榆年而骨肉剜心霜飛飲泣
鄒書田訟血洒衍波不知幾歲月迨覆盆重見七卷寧居
而先生脩文地下四閱春秋矣才子多忌文士多魔冤哉
痛哉

明史稿王汝訓傳一則

吏科給事中陳與郊者大學王錫爵門生又附申時待行
汝訓抗疏數其罪調汝訓南京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
詔奪明俸擢與郊太常卿都人為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

大學下脫字

與郊尋以憂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郎劉希
孟考選納賄竝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悒悒卒

蔣薰留素堂集一則

寧邑弊政里有事責問現年適滿指揮使至硃陳給諫子
祖皋與爭道擊殺之監司郡縣交索現年急為滿則怒為
陳則滿怒或以硃民不救將嫁禍者先君曰現年尚無罪
何況硃民卒脫于難

海鹽縣圖經一則

海寧衛指揮同知滿子謙傳上林生有膂力輪大刀如飛
弓挽二石矢及二百武善調馬一經控榮無不受馭遂益

寇沒于硤石子宗仁骸

談遷海昌外志 一則

陳太常家奴毆滿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硤石市門惟一老嫗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燔尸滅跡曰近燒凡夫字者皆盡老嫗家獨免

錢希言獮園

三則

明浙西廉訪察使劉庚壽先人為入剽執不阿萬歷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家奴在外與生值衛巡官格開巡官死長君太學實不預聞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輿議頗稱枉濫是時廉察為政略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

先祖手執一紙文書未告曰家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尋當不食而死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病求醫醫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診其脈乃崇脈不為可也廉察病中常見一老公羶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至胸上坐而據之食以此不下咽日尔羸瘠後月餘不起杭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錢日省海鹽人住半羅村家豐族盛入貲為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回與陳氏姻連太常與郊長子祖舉日省從女夫也經義寔高知名庠序列婦實祖舉之妻也萬歷乙巳

冬十二月間嘉興衛滿指揮捕盜硃石販人據案投石碎
其首立死太常父子皆不預聞會烈婦母老遣奴曹治祭
于硃石有采指揮夙有怨隙拊于上官遂興大獄竟論祖
梟拒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計無所出日省使其後子朗
生夜傳語說烈婦曰汝夫之寃吾力能救之非傾橐委仗
不可婦立捐三百緡及匭中物雜繒采寶玉稱是悉付爇
第二人不問出入日省往來城市舍于海鹽城隍廟中既
挾重貲略不周旋却與朗生潛往廟中公擘篋篋桀然喜
動聲色道士隔牆窺見突扉闌入攘金二餅去復告其族
人沈儒宗儒宗止行青衿也遽走入廟嚇攘其半明白之

于官遂按贓考掠強誣服而儒宗家賓客群相引證祖梟
有口終莫能辨自明鍛成大辟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
搶地晝夜尖不絕聲曰吾陷夫歐刀絮棺尚何面目見舅
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身遂縊而死邑令聞而
嘉之柱其門曰孝烈未久日省方在家理行喪將赴都黃
緣為郎忽願見烈婦因首敝衣送群鬼六七輩闕然而至
識是海鹽止過手力姓名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攘臂若
捕捉狀詢侍從茲無所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
久烈婦現形于儒宗家作諸霧恠索金徵命煎逼萬端一
日忽坐其妻妝臺前對鏡嗟吁叩之荅曰我錢氏也汝夫

攘吾金又織我大之罪致我之死怨氣上達于帝庭今獲
理矣當斷汝家之種自尔以後徵逐如常儒宗妻因此得
病舉家八口以次殂沒不一年妻亦死每一人死則曰陳
家娘子來也儒宗惶恐叩頭頓懺悔為設食烈婦曰何勞
如此吾我百金坐夫死罪致我投繯豈壺漿所能解免儒
宗跪曰今當出此金為娘子立塑佛偽追福生天不亦善
乎哀求千聲烈婦良久方許之回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
儒宗以妻喪忘前約晨坐輒聞戶外詬詈聲見烈婦復至
怒罵曰許汝出金裝佛暫緩追錄何故遲延謂我不能奈
若耶言訖不見儒宗感汗交流應時鳩工裱金像數軀供

于家朝夕懺禱然骨肉喪盡有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焉
太原王徵君稚登為作陳烈婦傳云誰謂中輟不能為厲
鬼乎傳成兩家果獲此報

陳太常與郊隆慶庚午冬以鄉薦計偕入都疽泊臨清城
下岸旁有閔漢壽祠太常素崇敬此神遂入廟瞻拜祈夢
懺禱切名之事是夜夢至一處有紫衣宮監出曰此天子
殿也俄聞呵殿聲甚肅屏立觀之羽衛數百人引出一垂
髻小兒衣赭黃龍袂南面坐有持衣冠加于太常之身以
對甚稱旨上命前紫衣宮監押出硃紅箱十隻覆以黃袱
特旨命陳與郊分賜大小臣工既領出十箱竊視之每箱

大統歷一千本計十箱則萬本也驚而寤未審其故明年
辛未下第至萬歷改元癸酉冬北上傳聞上方十有一歲
果叶垂髫之夢而萬本歷日非國瑞乎太常心計此行必
成進士已渡江渡繫舟臨清閔漢壽祠旁遂再入祠乞夢
是夜又夢入一府署視堂上官人猶未出西偏官屬典吏
環立左右案有文書乃甲戌科題名錄遍閱之獨已名不
與惶遽叩之吏曰君當在丁丑科成進士今未也太常叩
頭祈曰某有訟獄為怨家所誣今科不第即青衫不復保
矣幸入請主司得改今科終身戴德不敢忘吏入有間而
出曰今科名籍已定難可改移且待丁丑與翰林官做去

太常曰但請一榻尾進士足矣敢望木天貴人乎更煩轉
祈之吏不得已又為入如初久之出語曰念君如此已為
改今科訖但合授翰林假秩未必真也覺秘不言果以甲
戌春舉南宮第二人案二當竟格館選後以吏科給事拜
翰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方悟昔年之夢遂乞骸骨
致仕二十年後以郎君被誣繫獄鬱卒卒誣陷之言于斯
驗矣門下客金三枝說之

許三禮海寧縣志一則

烈婦錢氏陳太常家婦伯子祖皋之妻也事舅姑以孝聞
太常自司理入諫垣及解組歸有怨家某以脩隙飛語擊

殺某并取身對簿一時稱冤獄且具烈婦度無由脫乃
呼家嫗曰婦死謂夫我當請于帝白夫見冤狀且當為厲
鬼殺誣我家者遂自經死初聞烈婦之赴義也少子之翰
痛父冤先烈婦死太常與朱孺人幽懣成疾後烈婦死敗
樞寒帷飄脩廡下聞者悲之而舉之冤狀事久識上得白而
烈婦之節益著縣為旌其廬董其昌烈婦銘曰劍藏鞞室
至隱而剛蘭茁寒谷至柔而
芳玉不焚性益誰霞光
五尺之組烈于鍾常

海寧陳氏家譜

一則

烈婦為錢硃東儀部女儀部妻死婦與夫偕啗越三日蒼
頭治祭硃石市監僧殲捕弁怨家噬之以區吳公公僧徑

犴拷掠婦驚尖數月搶呼蓬垢衣則齧齒衣食則嚙棊孟忽
一日雉經死八年而區吳釋

陳占鰲題陳太常家書後

一則

嗚呼前明之所以一敗而不可復者有由矣疾之在心腹
也手足雷瓜叱其機海昌前奉常陳公之子以斃指揮而
陷于獄事甚誕究其所以則由奉常神廟問居諫垣以鯁
直不阿忤權貴所致夫事之真偽有司一朝決之足矣何
故縲紲十年而始得白今讀奉常公前後與子書左右營
抹以求伸者如此則其時上下執政何如哉士君子生當
斯世直道不行卒為身禍至國祚之旋移之手足腹心也

閔腹心悲夫悲夫余見其子孫世有賢達能心乃祖也
故書其後以歸之

案占齋字滄
霧山陰人

庚午中秋仿元人意
庚午中秋仿元人意
秀餘客話有陳本常子一修須切

國



